

# 佤山

魏学先（佤族）著



— 云南民族出版社 —

WASHAN ZHIZI

佤山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佤山之子 / 魏学先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7-4421-9

I . 佤… II . 魏… III . 沧源佤族自治县—概况 IV .  
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0116 号

责任编辑	鲍明秀
责任校对	刀碧芬
装帧设计	王 林
书名题字	胡德扬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邮 箱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 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421-9/K·1178

## 序 一

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书记 祁腾武

原全国人大代表、沧源佤族自治县县长魏学先同志将自己出生、成长直至退出领导岗位的经历，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下来，要我作序，我谨将自己初读该书的感受记录于后，权作序言。

魏学先同志与共和国同龄，亦将满 60 周岁，因此，他记录的前半生，完整地经历了佤山沧源解放以来发展变化的过程。为此，我看魏学先同志的这一自传体记录，就像看佤山解放 60 年来的历史，就像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佤山成长为少年、青年、壮年的历程。整个佤山瞬间就生动了、明晰了、人情化了。在一个外来人眼里，这是一部用敬仰的眼神解读临沧、解读沧源的绝好教材。

同时，《佤山之子》记录了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民风民俗、景致典故，又是一部很好地了解佤山沧源、了解佤民族的典籍，更是一个观察司岗里的很好窗口。我建议所有在沧源生活、工作的同志，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佤族同志也读一读，更建议对沧源佤山有兴趣的同志找来当个向导，它会带你走进一片神奇的土地，让你流连忘返。

魏学先同志从种菜人、放牛倌到执教员；从政要到历经数次人生的起起落落和艰难抉择，将青春奉献给了家乡，并在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等重要岗位上从事革命工作长达 16 载，为阿佤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他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默默奉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共产党员



的人生价值和崇高信仰，其精神可敬可佩。

鉴于此，亦透过魏学先同志所作的这一卷书册，呼吁全县各族干部群众、青年朋友、莘莘学子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传播先进文化、建设美好沧源的崇高追求。我完全相信，在他们的这种精神鼓舞和带动下，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阿佤人一定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意气风发、拨云见日，阿佤山一定能够立在发展的潮头独领风骚、破浪前行。

WA  
SHAN  
ZHIZI

2009年6月16日于沧源

## 序 二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徐向东

魏学先老县长在临近退休之际，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一生，从记事开始到上学、求学、下乡插队、参加工作、任教、进修及任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全国人大代表、县人大主任、县政府调研员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经历作了较系统、全面的回顾总结，归集成了这本《佤山之子》，看后颇有感触，感觉这是一本好书，也是应该做值得做的一件事，魏老县长在临近退休之际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因此，尽管写文章对我来讲是一件苦差事，但还是应邀欣然为之作序。

魏老县长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经历代表着他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晚辈，我觉得我们从魏老县长这一辈人身上，从这本书中应该学习的东西很多。首先，是他的风格和精神，他的一生从求学到工作、生活和处事都一直坚持着严谨、细致、认真的风格和艰苦朴素、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精神。书中记录了这 30 多年来在工作中处理过的一些事，开过的一些会，听过的领导讲话，这么多年来一直还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想这不仅仅是非凡记忆的结果，而是用心和认真使然。这种做事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风格和精神贯穿他的一生，这种风格和精神在我辈中已经不多见了，是最值得学习的。其次，是他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的风范，他的一生可谓高风亮节、两袖清风、清正廉洁，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做一



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做好事，能够始终做到廉洁自律、一尘不染，体现了一个合格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对人民群众是一件大好事。再次，是他虚心勤奋、为人亲和、能正确看待个人进退流转的好心态。在他的一生中，他历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在县级可谓最大的官了，但他无论是在任时还是退位后，从不以此炫耀，不以此骄傲，不以此盛气凌人，不以此飞扬跋扈，不以此和组织讲条件。始终谦虚待人，勤奋工作，不计较得失，任何时候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决定，一生保持着健康、平和的心态。现在调研员岗位上依然是毫无怨言，尽职尽责的工作。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处事的原则，人生的心态都是难能可贵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以上所说的并非杜撰或夸大，是我和他相识、相处、共事，特别是那几年在他的领导下，在办公室当他的秘书时的亲身感受。相信和他相处、共事过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受。

同时，《佤山之子》还收录了一些佤族的民间故事，许多故事是我以前没有听别人讲过的，在以前我所看到的佤族故事书、文集中也没有看到过的，因此也显得弥足珍贵。对佤族故事的收集、挖掘、整理无疑是有益处的，可能填补了佤族民间故事的一些空白，对佤文化的传承是一个贡献。

《佤山之子》记录了佤山之子——魏学先同志一生的成功历程，也是那一代许许多多像魏学先同志一样成功的佤山之子的成功轨迹。这条成功之路应该成为今后我们佤山有识、有志之士的目标和方向，激励我们在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奋勇前进。我相信，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成功的佤山之子。

2009年5月

## 序 三

云南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王敬骝  
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肖玉芬

我们与魏学先同志认识，是 1983 ~ 1985 年他在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读书期间。当时，王敬骝在民语系兼课，直接教他们；肖玉芬则是他们的班主任。他们这一班同学全是离职读书的工薪人员，由于魏学先同志来读书前就当过小学、中学以至县教育局教研室的负责人，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他不但被推选为佤语班的班长，还被选为系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负责。我们本着“教学相长”的原则，既教他们，同时也向他们学习，互相配合得很好，使佤语班成为云南民族学院当时有名的先进集体。他们毕业时，王敬骝所在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有心想把他留在所里工作。虽因他有一些具体问题，没有留成，但从此我们也就成了非寻常可比的朋友。

去年，《佤山纪事》一书出版后，魏学先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说他想写一部有点像自传性质的书。我们非常支持。我们觉得，他个人的历史，是和佤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他当沧源佤族自治县县长、县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以后，他个人的活动，实际上也是佤山沧源的活动，是佤山沧源历史的一部分。并把存文学写的《拉祜县长》、刘树生写的《脚步的回声》等书带给他看，建议他从全国以及国际形势的高度，结合佤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佤族的民风民俗，来写个人的经历和活动。有些地方，可以写得细致



深入些，使书更有可读性，并且可供想了解佤山，研究佤族，研究佤族历史、文化者的参考之用。

现在书稿已经写出来了，大体上是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并参照我们的建议写的。此书大致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写他自己的身世的，从家庭出身，到上小学、中学，到当知青、回乡劳动，到参加工作，然后又上大学。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写得比较好。如他出生前，他父亲请寨里的老人看鸡卦，卦象显示：生下的是男孩；生时顺利，母子平安；孩子命硬，长大后“膝盖会长毛”，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头人”！不但使我们了解到了佤族生孩子看鸡卦的习俗，而且还让我们欣赏到了佤族头人“膝盖会长毛”这样有风趣的语言。又如“背妈妈”一节，讲到“文革”期间，他家被打入“另册”，受歧视、被折磨，她母亲雨天在田间劳动摔伤后，他为了不想连累别人，没约人帮抬，一个人咬紧牙关把母亲背了10多公里路程才背回到家的情景，不但使我们了解到了“文革”期间佤山社情之一斑，而且也使我们见到了一个佤族孝子之爱老敬老之心。再如讲到他的恋爱史，讲到他的“初恋”，由于他家被划为“地富”，他不得不“违心”地祝福他的初恋情人嫁给一个国家干部；谈了4个对象，直到佤族小伙子罕见的老大年龄，才在同区教师的帮助下成家，也使人确实感到有点心酸、有点难受。再如他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介绍了他家乡的景貌、风情，佤族的童话、故事、传说等等，也都让人爱听、爱看，使人不忍释卷。

后一部分是写他从云南民族学院读书回来后的事的，从他担任沧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到退居工作二线，任县政府调研员以后。在县委工作，他写了《一个候选人推荐的思考》、《抗震救灾》、《组织干部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处理边境事务》、《抓双拥工作》、《抓宗教工作》、《处理勐甘村突发事件》、《北京挂职》、《一起车祸的善后处理》；在县政府工作，他写了《进一步吃透县情，理清发展思路，制定任期目标》、《制定措施狠抓落实》这两部分，在

狠抓落实任期目标这一部分中，他写了：1. 抓好“三农”工作；2. 深化企业改革；3. 积极加强财税工作；4. 注重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5. 努力抓好旅游开发工作；6. 加大土地管理和城镇建设力度；7. 努力做好可持续发展战略；8. 加大交通建设力度；9. 做好维稳工作；10. 加大改革力度等10方面的工作。其间，当人大代表，他写了：1. 审议好各种报告，共商国事、为民建言；2. 汇报工作要敢于吐真言反映社情民意；3. 提案要反映社情民意；4. 积极参加代表视察。还写了参加全国九届人代会的几件往事，写了1999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参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国庆观礼的情况。在县人大工作，他写了：1. 明确工作思路；2. 认真履行四项职权；3. 抓好代表工作；4. 抓自身建设。任政府调研员，他写了：1. 档案工作；2. 县志办工作等等。总之，凡他任职期间的各种工作，大体上都写到了。魏学先同志担任领导职务的这些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期，全国是这样，佤山沧源也是这样。他这一段时间的个人活动，无一不是与佤山沧源的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魏学先同志所写的这一段时间的自传，实际上也是可以当作佤山沧源的历史一部分来读的。我们对魏学先同志所写的这一部分内容，总的感觉还是写得可以的。因为有魏学先同志对这一段时间自己所作所为的叙述，我们对佤山沧源这一段时期的社会发展，也就能有更亲切、更实在的感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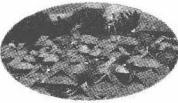
魏学先同志从一个普通的佤族知识青年，成长为佤族历史上难得有几个的县长、县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是非常难得的。他应该是佤山历史，以至中国各民族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人物之一。对于佤族这样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对祖国守土保边负有重任的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记录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希望中国历史能多记录一些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贡献或正在作出贡献的人物，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乐意为此书作序。

2009年5月

## 目 录

序 一 .....	祁腾武 (1)
序 二 .....	徐向东 (3)
序 三 .....	王敬骝 肖玉芬 (5)
童年的记忆 .....	(1)
一 降生部落头人家庭 .....	(1)
二 好奇 .....	(5)
三 欢乐时光 .....	(11)
四 火塘边的故事 .....	(24)
五 鞋 恨 .....	(29)
十年寒窗 .....	(31)
一 启蒙 .....	(31)
二 就学县城 .....	(35)
三 初中生活 .....	(43)
四 学灾 .....	(47)

目  
录



从回乡知青到佤族县长 .....	(55)
一 回乡知青 .....	(55)
二 人民教师 .....	(80)
三 组织部长 .....	(112)
四 县委副书记 .....	(132)
五 佤族县长 .....	(154)
六 全国人大代表 .....	(188)
七 人大主任 .....	(208)
八 退居二线 .....	(237)
后 记 .....	(244)

# 童年的记忆

## 一 降生部落头人家庭

1949年10月1日，一个男婴在明良（芒良）村的一个部落头人家降生，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我。按佤族孩子出世后的日子和排行算，我出世的那一天属“门不老”，我家男孩排行第三，所以父母就取名叫我“三门”。如果加上姓氏，我就应该叫“三门西涅”。后来我叫魏学先那是学名，是启蒙老师给取的。

听说我出世的前几天，父亲就请魔巴（鬼头）看过鸡卦，占卜母子的凶吉和新生儿未来的身世。魔巴看了鸡卦后，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夸奖说：么！么！西得么（好！好！好得很）！然后对我父亲说：达给（对本部落头人的称呼），鸡卦说，新生儿是个男孩，小孩生产顺利，母子平安；新生儿命硬，病魔缠身少，身体健壮；这小子长大后，膝盖会长毛，跟你一样是个头人（佤族认为长胡子或膝盖长毛的人都是当头人的料）。后来的情况是不是真像魔巴说的那样灵，我们也不必去考究它，但是有一点如果是婴儿能平安的生下来，那才是真正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当时整个阿佤山医疗条件都非常差，接生的方法都是一些原始的接生方法，很不安全，所以孕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如果孕妇出现难产，情况就更加糟糕，接生婆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看鸡卦、占卜、拆瓜掌、拔篱笆桩和其他的桩桩、打掉塞在铜炮枪里的火药等等，总之是想尽办法清除一切凡是认为挡道堵路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有的孕妇还能生下来，但有的两三天也生不下来，大家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孕妇死去。而且这种死亡，佤族叫做“永召”（不正常的死亡），很不吉利，不能装棺材，只能用席子裹，抬走时还不能从正门抬出，而在正门一侧拆掉一个洞口，把死人从洞口梭出去再抬。安葬时还要单独安葬，不能与正常死亡的人埋在一块。安葬后的第二天房子就要全部拆掉，哪怕是新盖的房子也要拆掉，拆下来的木料和草片一草一木都不能留，都要统统扔到村外的垃圾场或全部烧毁，房子要重新建盖，真可谓劳民伤财。难怪妇女生小孩前都要请人看鸡卦，求神保佑，是不愿看到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

出世的那一天，我母亲突然觉得肚子剧烈疼痛，凭着妇女们的经验，她知道自己就要生小孩了，于是对我父亲说：这个娃娃想见天日了，你赶快去请人把他迎出来。我父亲听后，不敢怠慢，赶忙到村子里找人，不一会儿就把接生婆带了回来。接生婆到后，除了留下几个年长的妇女当帮手外，其余的不分男女老少统统都赶出了竹楼，叫大家在屋外等候消息。大家焦急地在外面等候着，暗暗为我们母子祈祷祝福。半锅烟的功夫（约30分钟），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从竹楼里传出。这时，大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感到生产一切顺利。接生婆用竹筒水把我冲洗完毕，就用旧衣裙把我裹起来，轻轻地放在我母亲身边。一切收拾停当后，接生婆就提高嗓门向屋外喊道：是个有尾巴的（指男孩的生殖器），快进来看吧！大家听到喊声一下就拥进到屋里，看着我安静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父亲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他高兴并不是因为我是个男孩（因为佤族重男轻女思想不严重），而是为我们母子的平安而高兴。于是赶忙组织人去抓一只大阉鸡来杀掉，犒劳我的母亲、接生婆等女同胞。佤族习俗中，第一次杀给产妇吃的鸡叫做“亚西嘎尼”，意为去邪洗污之鸡，男人是不能吃的。

我的父亲叫魏尼伞，是世袭部落头人，也是末代部落头人，人称“给根”或“达给”，他经历了清、民、解放三个朝代，民国时继任部落头人，当时除任部落头人外还兼任保长，解放后任村主任、生产互助组组长、县政协委员，1971年10月病故。他有两位

妻子，前妻叫李叶敢，班考人（当时明良、班考、怕迫均属同一部落），病故时留下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后妻叫李叶嘎不为本村人，也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苦出身，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能纺线织布、绣包印染、裁缝做衣，我们全家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她种地、插秧、锄地、薅秧等农活样样都会，会喂猪养鸡、舂米做饭等家务事。她不知疲倦，一晚上只睡几个小时，我们睡时她还没睡。我们醒来时，米已经舂好、饭已经蒸好。虽然我们的生活不是十分宽裕，但她常常赠一些东西给那些孤儿寡母。我们吃饭时经常会冒出许多人一起混吃，我的母亲不说也不追问，一视同仁，以礼相待。她还是一位贤妻良母，我父亲用的东西一律不允许我们乱动，吃饭给我父亲留有专用碗，直到我父亲去世时才把它和我的父亲一起埋进坟墓，平时碰都不准我们碰。我们被父亲和别人打骂时，她就呵护着我们；我们生病时她就日夜地背着我们，守护着我们，为我们难过流泪，请人送鬼，驱妖赶魔，为我们叫魂、祈祷；上山衣服被刺挂破，她就帮我们缝补等等。在她的眼里，我们都是她的心肝宝贝，很少打骂我们。对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和对待我们一样，也很少打骂，所以他们也都称她“妈妈”。我的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7人，其中5男2女，夭折3人（2男1女），存活3男1女。前后加起来共有6个兄弟姐妹，全家共8人，可算是一个大家庭了。

传说，我的前祖辈并非部落头人，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但勇敢，能骑善射，打得不少熊黑虎豹、麂子马鹿、野猪山驴、大象野牛等。人勤劳，开荒种地，开沟挖渠，架犁扶耙等农活样样精通。处事公道，善待族人，被族人称为“教布”（英雄），后来被部落头人招为上门女婿。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常受头人的委托出面处理本部落一些内部事务，还组织村民练兵习武，预防外族入侵，保卫家园。老头人死后，被族人拥戴为世袭部落头人，一直延续到我的父亲。

我们的村名民良（芒良）不是佤语，而是傣语，芒是村寨，良是有力气或是厉害。据本村的老人讲，很久以前民良部落为了抵



御外敌入侵，保家为民，就在村外的树林里开了一个习武场，组织村民，特别是年轻人练棍习棒，到现在这个练武场址都还在，只不过人无树木存罢了。

老人又讲，该族人由于山神硬，加之英勇善战，在历次的战争中没有伤亡，而且多为胜者，周围的族人称他们为“决龙”（大黑蚂蚁），意为黑蚂蚁虽小，但蜇起人来不得了，甚至会蜇死人。一些小的战斗不说，就拿两次较大的战斗来说也是这样。1944年底沈维鑫部从勐冒（缅新地方）出发进犯沧源，妄图把沧源作为自己永久的领地，统治压迫沧源各族人民，激起了沧源各族人民的不满，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英勇地反击，民良人称为“那老沈”，意为老沈之战。岩帅和班洪两个较大的部落联合攻打已占领勐董来犯之敌，叫民良人组织力量，在民良河北岸设伏，消灭向耿马方向逃窜之敌。民良部队进入阵地后把河桥拆掉，沿河修筑工事，严阵以待。沈残部来到河边没法过河，正在犹豫时，河对岸枪声齐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人仰马翻，虽然武器较好，作了顽强的抵抗，但因没有后援，前后受到夹击，始终没能前进一步，六七十人被全部消灭在河对岸，取得伏击战的重大胜利，保卫了沧源、保卫了家乡。而民良人参战的100多名民众无一伤亡。1949年，耿马反动势力不甘心第一次进犯沧源失败，又组织700余人的武装向沧源发动了第二次进犯，我村民兵接到岩帅临时人民政府的命令后，即向拱弄进发，迎战来犯之敌。当我村民兵到达拱弄垭口时，敌人凭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进行严密地封锁，进攻受阻，并骄横地把一稻草人高高地扎在树干上，意为攻不破的堡垒和打不败的“威武之师”，以此来助威壮胆。这时民良的民兵团长魏老大（后为县政协二、三届副主席）召集大家商议，怎样攻下这个碉堡，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硬攻，只能智取。于是把人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小组正面佯攻，不停地向敌碉堡射击，还用7尺多长的火药枪打掉稻草人头上的草帽。当时人们都很迷信，敌人认为竖起来的稻草人就是他们的战旗，就是他们的标杆，被对方打掉帽子

是很不吉利的事，这时敌人内部军心开始动摇起来。另外一组由魏老大亲自带队，悄悄地绕到敌后包抄，趁其不备，突然进行猛烈地攻击，敌人腹背受敌，惊慌失措，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时朝班考、怕迫、满坎阻击的岩帅部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第十大队）也已打到挡坝河，把溃退之敌阻击在挡坝河以南，敌人没有退路，后面又有追兵，掉到挡坝河里淹死的不少。两支部队会合后，又猛追穷寇，一直打到耿马城下。田兴文从大局考虑，命令鸣金收兵，到此沧源第二次保卫战再次取得伟大胜利，捍卫了革命的红色政权，在此保卫战中民良民兵也无伤亡。

至于民良部落是土著的还是外迁徙来的，没有明确的说法和历史记载。只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大茫海（缅曼惹）人，每年底派一支20人左右的人马，一次收一条牯牛的“嘎”（税），我们小孩不懂事情原委，就问大人：“为什么大茫海人每年都要白白地牵走我们的一条牯牛？”大人们说：“大茫海人说以前我们是从他们的部落迁移来的，所以叫我们每年都要进贡。”像这样收税（或说进贡）的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谁也说不清楚，但进贡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的1956年。

## 二 好 奇

孩子时，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现象长大以后已被认识，有的则仍然是个谜团，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印象较深的有那么几件：

### 1. “傲西阿”（“鬼火”）

小的时候，父母劳动常常回来得晚。傍晚，我们就背着弟妹，站在晒台上，等待着父母的归来。有一次我们等着等着，突然，一团火从寨子的上空飘过，它忽现忽灭，一闪一闪的，我们看到后觉得非常奇怪，也很畏惧，赶快跑进竹楼，从亮洞口（竹楼的窗口）偷偷观察，火团越飘越远，最后消失在远方。父母回来后，我们就